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三岡識略 第五卷

龍睡 甲辰六月六日，滿洲軍駐閩者，入山乘涼。山中有一淵，水色澄澈，因解衣入浴。忽見土穴中臥一物，牛首蛇尾，首有角，若酣寢者。集眾持巨索繫雙股，挽登岸，將屠之。一樵叟見之，驚曰：「此龍也，殺之，一方皆為魚矣！」軍人懼，急解索推入淵。少頃，雷電大作，見一龍鱗甲閃爍，騰空而去。范彤弛說。

林氏世家

閩中林氏，始祖名某，尚書公某之父也。家故小康，其後日就寒薄，家無長物，計惟一桶，負以易酒。盡醉，急趨海濱僵臥，以待潮至。適徵人有商於閩者見之，曰：「潮至矣。」令長年扶起，問故。曰：「我貧不能活，欲以身付海若爾。」徵人曰：「君毋求死，一人之食，吾力能辦，盍偕往典中，擇一執事，可乎？」於是攜歸，令司賑粥。久之，徵人為父母營葬地，延地師。地師至，未及度地而染時疫，人莫敢近，置之別業，屬林侍湯藥。病癒，謂林曰：「我遠客，遭危疾，賴君周旋，今獲再生，殆將有以報子！他日與主人相地時，當痛哭不已。問故，則以父母久亡，尚無尺土埋骨對。但得主人許君，我當為擇一抔之土，飢寒不足慮也。」林謹受教。既而主人選地，林如所教，丐地於主人。許之。既葬，謂曰：「我六年後來索酬，當以三千金為贈。」林曰：「地苟有效，豈敢逾盟！」遂別去。林傭工既久，徵人憫其勞，許為娶妻。適海中有俘婦，賤價買之。婚半載，婦曰：「我尚埋金三兩在某處，盍不辭傭而張酒肆乎？」從之。居未久，林忽驟富，乃俘婦藏金甚多，輾轉買遷，再易其居矣。屆期，地師果至，林請踐諾。地師曰：「前言聊試子耳，我何藉此哉？雖然，陰地則佳矣，陽基則未也。某山某廟址，可構營屋，今風雨頹壞，能捨三千金另造神祠於高原，而以廢址卜宅，簪纓不可量也。」林乃繪圖，擬易移廟址，謀之土人。擇日起建，棟宇巍煥，金碧燦然，皆大悅。落成後，乃卜居於其處。復戒曰：「宅雖成，無遽遷也，待汝婦娠則可矣。」三年婦孕，移居焉。先是，鄰里左右每夜聞鞭擊聲，一夕聞鬼語曰：「有二品官來住此，盍去諸！」從此寂然。林果生子，仕至八座，科甲世世不絕。閩人至今有「無林不開榜」之謠云。

天主教

天主之學，被誘者眾。近閱《職方外紀》，西士艾儒略所著。據稱，自西海間關九萬里入中國，仰觀赤道、南北二極之躔度，以定萬國之封域，而其間國土，無一非天主所化導者。其言曰：天主化生天地，肇育人類，欲身自降生，啟萬世昇天之路。後果降於如德亞白秋稜之地，名曰耶穌，譯言救世主也。在世三〇三年，有宗徒二人，皆耶穌縱天之能，不假學力，通各國語言文字。耶穌肉身昇天，諸弟子分散萬國，宣揚教化，能令瞽者明、聾者聰、啞者言、跛者行、病者即愈、死者復生，又能驅妖邪、逐魔鬼。蓋至尊至大、為人物真生大父者，止有天主上帝而已，故從之可昇天堂，永脫地獄。一切大小過惡，惟天主能赦宥之，非誦經施捨所能贖。故初入教，必先悔罪，次解罪。婦人入會者，另居一處，惟父母得暫往見，男子例更多端。凡學者，手持十字，或尊敬十字聖架，或懸掛胸前，必獲福報。又云：西國有大臣名閣龍者，恐海中尚應有地。一日，嗅海中氣味，自此以西，必有國土。因其舟航，率眾出海，飄泊數月，從人俱怨，忽遠望有地，亟取道前行，始知海外復有人物。又有一人名哥爾德斯，泛海至北亞墨利加，其地無馬。適舟人乘馬登岸，見之大驚，以為人馬合為一體，疑獸非獸，疑人非人，後知是人，漸相近接。隨遣掌教，往彼勸善。又命墨瓦蘭，自西達東，紆迴數千里，繞地一周，四過赤道之下，歷三〇餘萬里，俱奉天主教，還報本國。其立說大略如此，誕妄汗漫，茫無可據。夫使海外小夷，挾其邪說，闖入中國，復築宮以居之，厚祿以豢之，蠱惑人心，背棄正道，是誰之咎哉？

彗見

〇一月朔，彗見翼軫分野，尾向西北。數日後，復移向東北，長三丈餘，白光黯黯，歷五〇餘日，至婁而滅。

日變

〇二月，自己未至晦，日初出及晡，日下復有一小日。久之，化為百千，摩蕩滿天。按嘉靖三〇四年〇二月〇九日，亦有此異。

青霜

乙巳五月初一日，山西省城兩霜三日，其色正青，所及之處，草木盡枯。

地陷

七月〇二日，京師西城門地陷，廣〇八丈，深〇六丈。俯視城堞宛然，下有水聲。

高郵水怪

八月，河決歸德，沖沒夏邑、永城二縣。又高郵河水發，一水怪狀類婦人，兩角，腋有雙翅，乘潮往來，所到之處，水即泛濫，淹沒者甚眾。

地裂

八月初〇日，陝西西安府蒲城縣蔡鄧堡，離縣七〇餘里，堡東南一角地裂，闊四〇餘丈，陷傷戶口五〇餘家，壓死男婦九〇餘人。

火焚奸僧

趙公廷臣秉節兩越時，有部民營逋被逼，賣妻以償，哭別於路。一皮工偶見，大為不忍，呼至家，取平日所積二〇餘金，悉付之，遂得完聚。其人感激，因具酌，屬妻留款，而已避去。皮工念其貧，不赴。夜半夫歸，見婦已勒死在榻，疑皮工所為，訟於官。公深以為疑，輾轉詳究。數日前，有遊方僧門首募化，是夕忽不見。公曰：「此必僧所為也。」時具德禪師負高名，釋徒雲集。公托言設齋，令夫密覘擒僧，一訊具服。云是夜冒皮工，推戶而入，滅燭淫媾。歡洽之際，撫其頂，大呼求救。僧急，以帶勒殺之。公送師處置，於是積薪於庭，縱火焚之。遠近稱快。如更旌皮工，方為大快。

謠諺

吾郡邇來賦役繁重，災眚迭見，兼之官吏貪污，民不堪命，於是通郡皇皇，有「六未見」之謠，皆一時實事，附記以博一笑：「一未見，華亭縣丞打知縣。華令鄭之翰，與縣丞韓廷遇爭火耗，為韓所毆，幾斃。」「二未見，焚城殺人官勿斷。東關營兵殺黃氏兄弟，告官，逐出免究。」「三未見，扯住鄉人作謀叛。張知府羽明指鄉人為謀叛，忽起大獄，株連者甚眾。」「四未見，詔赦錢糧官弗算。奉旨蠲本年地丁三分，郡縣匿蠲，嚴刑追比。」「五未見，一兩耗銀四錢半。時加耗甚重，上、青兩縣尤甚，正銀一兩，加耗至有四五錢者。」「六未見，百物俱貴米獨賤。米價每石四錢。」其言雖俚，而一時風俗民情，亦大概可見矣。

秋江圖

先文敏公書畫，海內爭購之。近有客以《秋江風雨圖》見示者，真至寶也。以索價太昂，不能留，因題其末云：「杳杳煙波深處，垂竿獨坐漁磯。卻棹扁舟歸去，灘前白鷺驚飛。緲緲雲橫遠岫，朦朧雨暗前汀。一派江南好景，何人移入丹青。」

偽印

丙午正月〇一日，溧水人顧起龍濬河，獲玉印一，上有篆文〇六字，曰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」獻於朝，獲重賞。或云，係弘光時所造，一內臣懷之而逸，瘞於此地，非三代以前物。

冒認崇禎

河間府有妖人作亂，自稱崇禎皇帝。被獲，猶大言曰：「前雉經煤山者，其人姓岳，實代朕死。朕即日微服逸出，往來南北二

□年矣。」指其妻曰：「是即皇后。」指其女曰：「是即長公主也。」竟不肯吐姓名，謂監刑者曰：「國亡與亡，朕惟有一死耳。」按，慕容德時，妖王始自稱太平皇帝，臨刑尚呼父為太上皇，兄為徵東、徵西，妻為皇后。絕與此類。

猴奸

婁縣城壕中棄一小兒，手足俱人，貓首猴身，遍體生毛，耳出額上。或謂，猴性淫，此必弄猴婦與猴奸，故有此異，殆人妖也。

松郡大獄

四月，江南巡撫韓世琦奏為明遺孽朱光輔與朱拱□，潛住松江泗涇龍珠庵，結黨謀叛。知府張羽明發覺，獲得周王偽寶、偽札、號旗，並同謀各犯姓名。其拱□知事露，將偽太子光輔托僧六如擁護，挺身而逃。於是偽總兵金仲美、宗翰、偽游擊陳山、偽糧道邵臺臣、偽練兵官陳爵、偽書記胡文□、偽儀賓趙文良等，共八□餘人，皆凌遲，餘株連者不計其數。其實所謂將軍等，悉市井賣菜傭，而光輔、拱□果否有無未可知，嚴緝竟未獲。羽明欲圖超遷，力興大獄，哀哉！未幾革職去。

蚌與龍鬥

八月□四日，大風拔木。寶山居人，見海中一蚌，大二丈許，中銜一珠，如小兒拳，時時吐弄，白光互天。俄，有五龍盤旋其上，風雨晦黑。一白龍奮爪攫珠，為蚌所齧。良久，力掙得脫，沉入海底，若負重傷者。餘四龍各散去，天氣亦頓霽。蚌浮波面，竟夕不沒，珠光照耀如晝。夫以龍之變化，而屈於冥頑不靈之物，亦為貪得者之一戒也。

熟荒

秋大熟，斛米二錢。時湖廣、江右價尤賤，田之所出，不足供稅。富人菽粟盈倉，委之而逃。百貨充斥，無顧問者。百姓號為「熟荒」。猶憶順治丙戌、辛卯兩年，米價至每石四兩餘，而民反無流亡者。古人云「穀賤傷農」，信然。薛宗伯所蘊有《豐逃行》，慨乎其言之也。

臨安火

□二月，臨安大火。□三日起，至□八日始滅，延燒民房二萬餘間，城為之空。有婦女數□□，避入一古剎，火四面至，頃刻俱成灰燼。

大雪

□八日午後，大雪達曙，厚二尺餘，往來路絕。澱湖有□餘人操舟而前，至中流，河水遂合，篙櫓忽膠，去岸又遠，一夕俱死。又有人親迎，凍死於道。

李舉人自屠

永年縣舉人李司鑿，性狠戾，連殺死妻王氏、妾張氏、季氏。事發，下獄。一日，聽讞過市，忽奪屠肆刀，奔入城隍廟，高聲歷數平生過惡，先自割兩耳，又截兩指，隨剔去腎囊，當即昏倒。家人扶回，宛轉數日而死。

海烈婦

丁未。海氏者，徐州人，有姿色。夫陳有量，素孱弱，僅知書。歲飢，轉徙毗陵。偶為惡少楊二所窺。二故酒家傭，素結漕艘卒，以為此奇貨也，誘以酒食，復與結兄弟歡，始得以叔嫂禮相見。偵有量他出，微語挑之。氏怒，厲色疾叱，二倉皇走。既知不可犯，獨計：與若夫交，何為者？會運艘駢集，中有卒魁林顯瑞者，與二狎。一日酒酣，二因設謀，使附舟還徐，復令林捐金，聘為會計客。陳喜得歸，以告氏。氏疑之，曰：「二非良人，宜亟反其金。」方逡巡間，林慫衛弁誣陳受僱不赴，脅氏登舟。再出廿金，俾往蘇，置纜諸具。氏持不可，奮袂去。時祭金龍大王，垂簾艙門，請氏觀劇。氏閣扉不出。林方刑牲，長年藍九捧盤，倏蹙，覆血淋漓。林怒，毆之，九飲恨而已。林百計誘，氏終不顧。是夕，欲掩其睡，乃穴艙板入。氏方危坐，大呼「殺人！」持之亟，呼愈厲，鄰舟俱驚起。林大沮喪。微聞哀泣聲，久乃聞聲，視之已投縵矣，時正月二□七日也，年僅二□有三。遂匿屍米中，謀渡江拋之。念陳且還，林之弟四建議，懸金募人能死陳者。藍九欣然應募，懷金密首於監兌朱理問士達。傳經歷繆國瑞，受以贖，戒必得賊。繆查兌籍，見衛弁雷某旗丁有林名，曰：「得之矣。」即啟鑰，謁弁於夢寐，給之曰：「適奉嚴檄，某艘藏匿逃人。」弁惶悚偕行，呼舟人點名，至林，曰：「此逃人也。」命鎖之。林方肆辨，而燭光影中，藍九躍出，語塞就縛。次晨驗屍，昇出米中，顏色如生，其衣上下連綴，乃夫去後自紉，以備倉卒者也。獄既具，上之司理，論如法。林遣弟四走維揚，囑兄三具告總漕，言氏死於反目，而司理申詳先達，得允。三嘔血數升，暴卒。林愧悔自怨，述氏前後堅貞狀，更恨誤聽楊二，誓不令獨生。會陳歸，二亦捕獲，因赴訊，市人叢毆，遂先死於獄。士民赴奠，議范像構祠。啟其棺，已七□餘日，色不萎腐。進士趙止安、詩人王君麟等投輓歌，多至數百首。毗陵令黃光業為之記。

祠在常州府城外，額曰「香閣鐵漢」。陳有量守祠，後卒。

銀瓶河

浙江臬署，宋岳忠武故宅也。岳被禍時，有女名銀瓶，赴井死，屢著靈異，因立廟祀之。明季，東郡宋君者，負氣不信鬼神，既入署，吏以舊例請祀，叱曰：「予受命天子，小女子何能為？」後方聽事，忽睹一女子彎弓射之，正中其肩。未幾，疽發背死。今宋君弟復官此地，事之甚謹。

烈士殉節

紹興張君煌言，舉壬午鄉薦，仕魯藩，周旋海島二□餘年。後知事無成，散遣部曲，入普陀為僧。及就擒，賦詩見志曰：「海甸縱橫二□年，孤臣心事竟茫然。桐江空繫嚴光釣，震澤難回范蠡船。生比鴻毛猶負國，死留碧血欲支天。魯戈莫挽將頽日，猶望千秋青史傳。」諸將重其義，欲降之。不可，且曰：「予窮海孤臣，豈至今日而復改節耶？」辭氣慷慨，至死不屈。識與不識，莫不流涕。

啟禎詩選

吳門陳濟生，陳仁錫之子也，懷宗末年，曾刊《啟禎詩選》，序係吳相國銜所作，中有「二祖列宗」語。奸人沈天甫、呂中、夏麟奇以為奇貨，挾詩索多金。不遂，令僕葉大出首造刻逆書，詆誣本朝，詩冊列名七百餘人，宜遭官提訊。旋奉上傳：天甫等所指事，茫無憑據；編詩之陳濟生，久經物故；帶詩之施明，又經遁逃。顯係奸徒，扛扶挾詐。俱斬東市。是舉也，一則解文字之禍，一以杜告訐之門，眾共快之。麟奇我郡明經，不知何苦而為此也。

義虎

山西孝義縣，山多虎。一樵者失足墮虎穴，兩虎子臥穴內，樵者傍徨不得出，泣以待死而已。未幾，有虎逾壁入，口銜生鹿，分餉小虎。見樵，怒甚。俄巡視，若有所思，反以殘肉食樵，抱小虎臥。味爽，躍去。少頃，復銜一鹿餉其子，仍投與樵。如是一月，浸與虎狎。小虎壯，虎負之出，樵急呼曰：「大王救我！」須臾復入，以肩就樵，騰出石壁。虎置樵欲去，樵跪告曰：「蒙大王活我，今不識舊路，幸導我歸，不敢忘報！」虎頷之，遂前至中衢。樵告曰：「某西關窮民，歸當畜一豚一羊，候大王郵亭之下，某日過饗，無忘我言！」虎點首。迨歸家，人驚詢。至期，典衣具畜。虎先期至，不見樵，竟入西關，民驚嘩，呼獵者擒獻邑宰。樵奔救，擊鼓大呼。官怒詰，樵具告前事。不信。樵曰：「請驗之。」遂至虎所，抱虎哭曰：「大王以赴約入關耶？」虎點頭，墮淚如雨。觀者數千人，莫不叱歎。官駭異，趨釋之。樵以豚投之，未盡，戀戀顧樵而去。土人異之，建亭其地，名曰「義虎亭」。

一產四子

歙民吳士全妻呂氏，一產四子。

牛首

戊申正月初□日，西關外民家產一犢，二首，八足，二尾，自腹以下，皮肉黏連，合而為一。予目擊之。按晉大興元年，武昌太守王諒家牛生子，兩頭，八足，兩尾，共一腹，三年後死。又咸和七年，九德人袁榮家牛產犢，兩頭，八足，二尾，共身。占曰：上下無別之象。

天槍見

二□七日酉刻，天槍出西南，指東北，上下皆銳。初長二丈許，既而長至五六丈，瞥而滅。《觀象玩占》曰：「天槍雲狀，左右銳，歲星縮西南，不出三月主水。」又云：「天槍見則有兵喪。或云主大水。」至夏，果有地震、水發之變。

叫魂

妖僧雪浪，與黃冠朱鳳仙習邪法，江南人章天首、張錢德從之學叫魂術，叫死程氏、程五福二魂，後復叫活。事發被擒，二人供有符咒，書符誦咒，其人之魂即隨去，受害者不止一人。總制郎公廷佐請誅之，即俱伏法。

太白晝見

五月初六日，太白晝見。六月初九日，太白經天，經二□餘日而滅。欽天監上言：金星四月二□五日起，至五月□三日滅，星體微暗，不足為異。然六月所見者，又屬何星？按唐懿宗時，彗星出，司天奏是名合譽，瑞星也，請宣示中外，編諸史冊。總之，盛明之時，妖不為害，不足諱也。

江浙地震

六月□七日戌時，江南地震。自西北起，至東南，屋宇搖撼，河水盡沸，約一刻止。翌日，遍地生白毛。兩越亦於是日地震。既而北直、山東、河南，皆以地震告。五省同日同刻，真古今異變。

淮鳳地震

淮安同日地震，聲若雷吼，行人如立洪濤中。安東縣城垣、官署、民房，一時俱倒。地裂水泛，一望成巨浸。巢縣、和州、泗水、徐州，廬舍盡塌。桃源、宿遷，震死五六百人。清河、邳州，全沒。白祥河地陷一孔，湧出黑沙。贛榆縣民，竟無噍類。

河堤崩壞

先是六月□四日，淮水暴漲。寶應、高郵，石塘俱壞。黑夜遇變，淹死者無數。翌日，浮屍蔽河而下，柳榆高者，僅露其杪。至□七日地震，河堤崩壞，水勢益洶湧。濟河而上，伊、洛之間，蛟龍突起。黃河董口，水涵沙生，將來運道大為可憂，此謀國者所當早計也。

山東地震

山東自六月□七日戌時起，連地震數次，自北而南，其聲若雷，城牆顛仆，文廟亦毀。其被災地方，濟南、兗州、東昌等五□九處。沂州、郟城，死傷尤眾。利津、沾化，鐘鼓自鳴。莒州馬山崩，沿河地中作聲，或井中湧出黃沙。又蛟龍群飛，爪破山石，往來路絕，怪異不可名狀。

北直同日地震

北直同日地震二次。又七月初二日暴雨，至初八日乃止。西山復發水，沖斷蘆溝橋兩洞。長新店、良鄉、涿州、商家林、單家橋、雄縣、獻縣、任邱以上，俱被漂沒，二□餘日水始退。至如唐山、曲周、雞澤、平鄉、鉅鹿，地勢窪下，九月盡積水尚在，汪洋無際。

碑出

廬州府廬江縣，山裂七□餘丈，現出石碑一座，上四字：「□□臙污。」

侏儒

大名府滑縣有趙人鑿者，順治戊戌進士，出為邑令，罷歸。其人長僅三尺，頭面四肢，俱極短小，聲音亦微細。縣堂別設矮桌，從下望之，如□三四歲童子。亦一異也。山陰傅孝廉德孚為余說。

托夢贈賻

陸生希僮，華亭人。北遊，沒於旅邸，家貧不能歸。時蔡公士英家居，慷慨好施。一夕，漏將卒，忽夢一人，儒衣冠，進謁曰：「僕雲間陸生希僮也，覓食長安，不幸客死蕭寺，悵悵無可告語，知公義俠，望垂憐憫。倘骸骨獲反首邱，九泉之下，感且不朽。」公驚悟，適同里林子鄉館於蔡，以夢中所見質之，姓名狀貌，無一不肖。為之咨嗟累日，厚有所賻，旅櫬始得歸。

葉貢生冤報

吳門葉貢生，名襄，社中名宿也。家貧，謁一故交，待之厚。地方有人為仇家誣訟，故人繫之獄。葉札入，乃釋之，獲數□金以歸。後其人實冤，忿恨自繫死。葉才下舟，其鬼號冤聲不絕，白晝現形，沿途索命。抵家卒。楚人杜濬為文記之曰：「予與姜綺季偶飲友齋，客有述葉生果報事，座客怖失色。綺季獨仰天大笑曰：『此鬼何足道哉！』客問故，姜曰：『嘗見世間貪官污吏，受贓枉法，每斷一獄，冤殺數人；每下一令，累死者數□人。積而計之，殺人如麻，必當鬼哭神號，塞彼屋子矣。顧乃滿載而歸，求田問舍，畜姬妾，廣屋宇，曾不聞有某某冤鬼登門索命者。乃獨於一窮書生飢驅干謁，偶然誤犯，而鬼已隨其後，甚矣其不平也。可見貧賤有怨鬼，富貴無冤孽。此等鬼物，不過如陽世之茹柔吐剛、勢利小人耳，何足道哉！』一座抵掌稱快。予獨曰：『不然，大抵人生世間，不造惡業，上也。苟不幸失足而有冤鬼，則反宜多，不宜少。何則？鬼多則一鬼行而群鬼從，甲乙相問，俱尋某氏，必有爽然自失，無異遼東之豕者。又必有以為我眾彼寡，以百千人搏一人，雖勝不武者。又必有以為其多如此，事亦平常，不足深恨者。又必有以為鬼多事多，貴人善忘，辨質煩難，不若捨之者。又必有以為彼既治之，我可坐享，相持不發者。又多鬼之中，必有善鬼從中勸解者。多鬼之中，又有懶鬼，但求省事，參差不齊，致群鬼減興者。凡此皆救也。若彼踽踽涼涼，僅有一鬼，勢不兩立，則事可知矣。由是言之，貧賤之受報自苦冤鬼之少，富貴之無報正賴冤鬼之多，況彼冤鬼不恃眾而恃獨，正有豪傑之概，奈何反比之小人乎？』於是座客更大笑，幾脫頤。」予喜其反覆詼諧，故錄之。

集句

集句，唐人亦有作者，然不過偶一為之。明季有泗上施匪莪端教者，名場耆宿，平生不自作詩，一取之唐宋諸家，每一揮毫，絡繹奔赴。如《吳門懷古》云：「上方金殿鬱岩，卻憶吳王古帝朝。小院迴廊春寂寂，深簾飛絮畫寥寥。千年城郭名空在，百戰山河血未消。衲子不關塵世事，月明夜夜自吹簫。」《贈人》云：「送人卮酒不成歡，竹裡行廚洗玉盤。□載亂離知己淚，百年粗糲腐儒餐。風塵荏苒音書絕，桑梓凋零故舊殘。客裡聊為河朔飲，暫須賓從駐徵鞍。」渾成無跡，殊為可喜。《嘯閣集》所載，多至萬首，亦可謂僅事矣。

晚而舉子

予年四□三，始舉一子，逾年殄殤。已絕夢熊之望，猝聞傷心之言，勉置婢妾，□年之間，連獲男女數人。夫富貴或可幸邀，所難必者子與壽耳。僕雖功名偃蹇，從無怨尤，念天之待我者，未嘗不厚也。古人云：「德業觀前面人，名位觀後面人。觀前面人，每見我不如人，而日勵思齊之念。觀後面人，亦見我不如我，而日消蹭蹬之憂。」是非通人不足與語此。

補遺

雉雊

淮安府鹽城縣，野雉遍雒。

石卵

乙巳三月，獲鹿縣山石裂，中有一卵，大如五斗甕，重六□斤，按之微軟，中有聲。遍詢人無識者。

石隕

四月□七日，武林富陽縣太平村風日晴朗，忽於巳刻天氣晦黑，有大石墮地，聲如雷，折而為二，重數百斤。

宋萊陽

宋觀察琬，字荔裳，丁亥進士。其於詩文不多作，然皆有崎歷落之致。性倜儻，闊略細故，尤好結納，相識遍海內，坐客恒滿，徵歌命酒，歡笑諧謔，絕去崖岸。即有未經識面者，闌入坐便共對酌，去來不問，亦不復詢其姓氏。嘗被誣，陷身請室中，幾致不測。久之得釋，客游吳越，繫艇於六橋煙樹之間，偕諸名流分韻唱酬，留連觴詠，動經歲月，意氣豪邁，□年不歸。求諸古人，元龍豪氣，庶幾近之。所著有《安雅堂集》。

梅生葵

張孝廉士紳，庭有古梅，三年不花。一日，老幹忽放一萼，狀似葵而絕大。識者以為不祥。又有野雉飛入中堂，逐之不知所之。俄而孝廉被病卒。

先慈吉祥善逝

先慈殷太孺人，性端肅，不妄言笑，雖生長富貴，自處泊然，四□後即多疏食。每晨起，誦《金剛經》三遍，長繡佛，一燈熒然，念誦之聲，不輟於口。含若進肉味，先慈呼舍而諭之曰：「爾小子毋以三乘為妄，我老必歸西方，但願我佛化身時無疾而終，此其驗也。」果於是年六月□八，偶患霍亂，亦無痛苦，翌午，於普門大士成道日，沐浴端坐而逝。逝半日，頂門猶熱如火。適有苾芻在坐，聞之大驚，以為彼教所僅見云。華原沈白有《吉祥善逝頌》以記之。

眾星隕

□月□一日四更，有大星見東南，眾小星隨之，或上或下，條左條右。大星隕，小亦隨之隕。

餘杭贈詩

餘杭董孝廉宗城，性磊落，眉目聳秀，每捧手雄談，四座傾聽。曾下第南歸，雖當失意，辭氣豪上。方自謂拾青紫，縮印綬，驅馳金馬之場，騰踏雲龍之會，要當前鳴歌鐘，後擁鄭女，窮奢極欲，以展平生未足之志，故覽黃河之簸蕩，歷大江之逶迤，未嘗不擊楫高歌也。此志未遂，筮仕得甘泉令，便道過余言別，留詩見贈曰：「昔年文價重燕京，金榜初標第五名。花竹繞廬書滿架，對君慚我宦游情。」後竟歿於任。

火光互天

丁未正月二□日，昏時，東北有火光。燄燄如焚，旋滿西北。居人疑失火，互相奔視，或登高望之，見赤氣互天，逾一刻而滅。

黃風黑蟲

四月初七日，陝西邠州等處黃風竟日，地生黑蟲。□七日，隕黑霜。

蝗災

五月，淮安各屬蝗蟲為災，禾僅存□之四。興化、海州、贛榆尤甚，飛則蔽天，墮地堆積數尺。至月盡，一半往西北，一半往東南。按鹽官董君穀曰：江南素無蝗，昉於嘉靖八年。至崇禎□四年季夏二日，從西南蔽天而至。七月初，其族益繁，大為苗害。不知何據？容考之。

雲間唱和詩敘

楚蘄顧赤方景星，游雲間，與余輩數人唱和酬答，得詩百首。楚人盧大參為之序曰：「人生之樂，莫如友朋。友朋之樂，莫如唱和。古之唱和，雖君臣亦有焉，不獨朋友矣。《鹿鳴》、《彤弓》，君臣相答，亦曰『嘉賓』，蓋略君臣之分，洵乎樂至忘形，同聲相應，有莫知其所由然者。丁未秋季，吾友顧黃公扁舟為雲間游，諸名下遞相贈酬。黃公簡余曰：旬日來諸子聞楚人至，磨厲以須，分隊迭進，皆勁敵也。某亦時出奇兵以應之，誠不減鉅鹿之戰，惜吾子未得從壁上觀也。」余甚壯之，正僕僕行役間，適匯帙寄余，讀之深歎，一時盛事，洵在於茲。惟是吳楚相距千里，流共一江，風聲意氣，自相契符。昔騷賦創作，屈、宋開先，而吳中才士繼起。漢有嚴、朱，晉有顧、陸，江左風流，遂不減菊芳蘭秀矣。今乃聚美同時，誠不可無一言以紀。余不憚極力鋪揚，於楚人、吳人，終不敢輕分左、右袒也。並題一詩於後云：

楚江一水東連吳，才人兩地遙相呼。

扁舟乘興適來過，千里訪吾循海隅。

詞壇久許推作伯，染翰落紙風雷驅。

此地名材似竹箭，杼華採藻隨雕鏤。

方欺楚風久不競，攘臂索戰出分途。

期會相約獵城內，勝擁九峰及泖湖。

美鍾諸子並韶秀，吐詞多麗咀其腴。

決意專伺三鼓懈，搗虛欲奪大將符。

故將尊酒時作餌，香莼肥蟹充庖廚。

詎知醉後膽愈壯，神為督陣鬼執枹。

一任群雄列隊進，奮筆灑墨終不枯。

咄嗟乎，咄嗟乎，此戰甚酣今古無。

歌騷千載誰得繼，賴君郢詞幸未孤。

壁上觀者誰氏子，范陽之裔大夫盧。

敘詩並佳，故錄之。赤方又贈余詩云：「歷落尚書後，人間說長公。策收身見放，遇奮道尤豐。儕輩行多貴，文章老自工。吟君詠史作，浩氣吐長虹。」

颶風

六月□八至二□日，漳州府颶風大作，暴雨不止，海潮忽漲，漂沒者數千人。

東村

予年來避跡東村，不入城市。歲暮，雪花滿野，獨坐無聊，適沈生麟攜酒至，相與縱談時事，暢飲極歡。沈即席口占，予和云：「黃雲靄□風怒顛，一聲孤雁衝寒煙。濁醪不醉絮被薄，正是江村欲雪天。」「雪壓茅茨晝未開，一樽相對與悠哉。肩披短蓑掛雙鯉，溪叟叩門何處來。」